

李旗在陆原送他的题字下吹奏《我是一个兵》。



一位年过八旬的老文艺兵,当第一次听见《我是一个兵》这首曲子的时候,就“一听钟情”迷恋上它,每天口不离曲,号不离手。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曾经一遍又一遍地朝着与敌人斗争的战士们吹响这首曲子;从战场上走下来后,每次军队文艺活动他必吹奏这首曲子;转业到基层后,充分发挥余热的他义务传艺,免费教授各单位的军乐队学习军乐知识。他就是原山东省财政学校的离休干部李旗。

一首军歌吹了60年

老文艺兵和《我是一个兵》的故事

文/片 本报记者 熊正君



初识:一晚上就学会了曲子

3月25日下午3点左右,记者来到了花园街6号,远远地就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有些佝偻地站在路边,满脸笑容地朝记者招手。记者跟着李旗老人往家走,发现老人走路一瘸一拐的,看到记者老盯着他的腿,他乐呵呵地说了句“抗美援朝的时候在坑道里冻的。”

来到李旗家中,刚一进门,就看到正对着门的墙上挂着《我是一个兵》的题字。“这是《我是一个兵》的作词者之一陆原给我写的,我专门请人装裱起来。”李旗眯缝着双眼出神地紧盯着这幅字。10多分钟后,他才回过神来,招呼记者坐下,开始讲述他的军歌情缘。

原来,1947年,15岁的李旗正在济南上初中,遇上国民党青年军招兵,满怀精忠报国之心的他就参加了青年军。经过一年的军队训练后,1948年平津战役打响了。新兵上战场,跌跌撞撞地分不清东西南北,对自己已经是一名军人完全不了解。此时只有16岁的李旗在硝烟战火中闭着眼睛

扔了4颗手榴弹,开始了他的当兵生涯。

随后李旗进入了当时的第四野战军46军137师410团宣传队,当起了小小宣传员。1950年他遇到了《我是一个兵》的作曲作者——岳仑。“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简短明快、节奏分明又战斗力十足的曲子时,感觉很震

撼,好像和这首曲子一见钟情似的,我开始疯狂地喜欢上它。”李旗说。从未吹过小号的他,用部队分发给他的的小号,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就熟练地演奏出来。从那以后,这首曲子成了他的保留曲目,天天吹,天天唱,半年多过去了,这首振奋人心的曲子就吹出了味道。



战场:硝烟中战歌嘹亮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怀揣着心爱的小号和几首曲子,李旗开始了3年的异国战争生活。走一路,吹一路,跨过了鸭绿江,挺进了三八线,来到

了朝鲜战场。

在火线最前方,累得精疲力尽的战士身边经常响起李旗为他们演奏的曲子《我是一个兵》,相互依靠的朝鲜人民身边也常常响起李旗为他们演奏的民谣。

“战场上每次响起冲锋号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一种想吹小号的冲动,就想吹鼓舞人心的《我是一个兵》,让战友们向前奋勇杀敌。有时候子弹就在耳边飞过,我还是很坚定地站在那里

鼓足力气吹小号,那时候一点也不害怕,感觉浑身充满力气。”李旗说。

从火线上下下来后,他每次都感觉连抬手指头的力气也没有了,双腿也抖个不停,但在战场上

却感觉精神百倍。

那个号筒上都有些坑坑洼洼的小号陪伴李旗和他的战友们度过了3年战场生活。然后他又吹着《我是一个兵》,从朝鲜战场凯旋归国镇守东北边陲。



余热:要在军乐队吹上20年

1976年,李旗从部队转业到原山东省财政学校当副校长。每次学校文艺活动,《我是一个兵》也是这个老文艺兵的重要演奏曲目。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文艺晚会上,领导点名让李老独奏一首曲子,十分紧张的李老面对观众,大脑一

片空白,拿起小号双手不受控制地就开始演奏《我是一个兵》的曲子。

1992年,离休的李旗将全部精力放在了文艺工作上。那个用迷彩色袋子装着的小号更是从不离身,走到哪儿,背到哪儿。他为许多单位的军乐队进

行音乐知识培训,手把手地教给前来求学的学生们小号知识,为一些部队里的军乐队义务传艺,每天早晚去广场花园给各个社区的歌舞队伴奏,还在老年大学军乐队里担任小号手和顾问。不在一线工作的李旗更是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年前,泰安市老年大学第一次参加省里组织的老年大学文艺汇演,因为考虑到李老已经将近80岁高龄,担心他身体支撑不住,所以就没有通知李老参加军乐队文艺表演。直到此事后,虽然明知道组织是照顾他的身体,但还是闹了

好几天情绪。

“我还要在军乐队里再吹上20年。我跟着这首歌一直走到现在,一直以一个兵的姿态走了这么多年,但还是没当够兵,还是没吹够这首曲子。”李旗老人双手抚摸着已经有些磨损的小号说。